資治通鑑/卷1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

► 卷一百八十七

起著雍攝提格八月，盡十二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86卷
卷第一百八十六

【唐紀二】　起著雍攝提格八月，盡十二月，不滿一年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武德元年（戊寅，公元六一八年）

八月，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，刺史胡演擊卻之。郝瑗言於舉曰：「今唐兵新破，關中騷動，宜乘勝直取長安。」舉然之，會有疾而止。辛巳，舉卒。太子仁果立，居於折址城，謚舉曰武帝。

上欲與李軌共圖秦、隴，遣使潛詣涼州，招撫之，與之書，謂之從弟。軌大喜，遣其弟懋入貢。上以懋為大將軍，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管，封涼王。

初，朝廷以安陽令呂鋭為相州刺史，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巖州刺史。德仁由是怨憤，甲申，誘山東大使宇文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，叛歸王世充。

已丑，以秦王世民為元帥，擊薛仁果。

丁酉，臨洮等四郡來降。

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，取宇文化及所留輦輅鼓吹，粗備天子儀衛，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台下，其王公以下，皆列瘞於帝塋之側。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，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；伏威不受，仍上表於隋，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，封楚王。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。自稱大司馬、錄尚書事、天門公，承製置百官，以陳杲仁為司徒，孫士漢為司空，蔣元超為左僕射，殷芊為左丞，徐令言為右丞，劉子翼為選部侍郎，李百藥為府椽。百藥，德林之子也。

九月，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，拜邢州刺史。君賓，伯山之子也。

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，久不下，軍數不利；壬子，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。

初，李密既殺翟讓，頗自驕矜，不恤士眾；倉粟雖多，無府庫錢帛，戰士有功，無以為賞；又厚撫初附之人，眾心頗怨。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；密不懌，使世勣出鎮黎陽，雖名委任，實亦疏之。

密開洛口倉散米，無防守典當者，又無文券，取之者隨意多少；或離倉之後，力不能致，委棄衢路，自倉城至郭門，米厚數寸，為車馬所蹵踐；群盜來就食者並家屬近百萬口，無甕盎，織荊筐淘米，洛水兩岸十里之間，望之皆如白沙。密喜，謂賈閏甫曰：「此可謂足食矣！」閏甫對曰：「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。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，以所天在此故也。而有司曾無愛吝，屑越如此！竊恐一旦米盡民散，明公孰與成大業哉！」密謝之，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。

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，而將相自相屠滅，謂朝夕可平。王世充既專大權，厚賞將士，繕治器械，亦陰圖取密。時隋軍乏食，而密軍少衣，世充請交易，密難之；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，勸密許之。先是，東都人歸密者，日以百數；既得食，降者益少，密悔而止。

密破宇文化及還，其勁卒良馬多死，士卒疲病。世充欲乘其弊擊之，恐人心不壹，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，令宣意於世充，當勒兵相助擊賊。乃為周公立廟，每出兵，輒先祈禱。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，當有大功，不即兵皆疫死。世充兵多

楚人，信妖言，皆請戰。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，馬二千餘匹，壬子，出師擊密，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，軍容甚盛。癸丑，至偃師，營於通濟渠南，作三橋於渠上。密留王伯當守金墉，自引精兵出偃師北，阻邙山以待之。

密召諸將會議，裴仁基曰：「世充悉眾而至，洛下必虛，可分兵守其要路，令不得東，簡精兵三萬，傍河西出以逼東都。世充還，我且按甲；世充再出，我又逼之。如此，則我有餘力，彼勞奔命，破之必矣。」密曰：「公言大善。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：兵仗精銳，一也；決計深入，二也；食盡求戰，三也。我但乘城固守，蓄力以待之；彼欲斗不得，求走無路，不過十日，世充之頭可致麾下。」陳智略、樊文超、單雄信皆曰：「計世充戰卒甚少，屢經摧破，悉已喪膽。《兵法》曰『倍則戰』，況不啻倍哉！且江、淮新附之士，望因此機展其勳效；及其鋒而用之，可以得志。」於是諸將喧然，欲戰者什七八，密惑於眾議而從之。仁基苦爭不得，擊地歎曰：「公後必悔之！」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：「魏公雖驟勝，而驍將銳卒多死，戰士心怠，此二者難以應敵。且世充乏食，志在死戰，難與爭鋒，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，不過旬月，世充糧盡，必自退，追而擊之，蔑不勝矣。」頲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談耳。」征曰：「此乃奇策，何謂常談！」拂衣而起。

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，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。世充遣數百騎渡通濟渠攻雄信營，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。行儼先馳赴敵，中流矢，附於地；知節救之，殺數人，世充軍披靡，乃抱行儼重騎而還；為世充騎所逐，刺槊洞過，知節回身捩折其槊，兼斬追者，與行儼俱免。會日暮，各斂兵還營。密驍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。

密新破宇文化及，有輕世充之心，不設壁壘。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，伏溪谷中，命軍士皆秣馬蓐食。甲寅旦，將戰，世充誓眾曰：「今日之戰，非直爭勝負；死生之分，在此一舉。若其捷也，富貴固所不論；若其不捷，必無一人獲免。所爭者死，非獨為國，各宜勉之！」遲明，引兵薄密。密出兵應之，未及成列，世充縱兵擊之。世充士卒皆江、淮剽勇，出入如飛。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，縛而匿之。戰方酣，使牽以過陳前，噪曰：「已獲李密矣！」士卒皆呼萬歲。其伏兵發，乘高而下，馳壓密營，縱火焚其廬舍。密眾大潰，其將張童仁、陳智略皆降，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。

世充夜圍偃師；鄭頲守偃師，其部下翻城納世充。初，世充家屬在江都，隨宇文化及至滑台，又隨王軌入李密，密留於偃師，欲以招世充。及偃師破，世充得其兄世偉、子玄應、虔恕、瓊等，又獲密將佐裴仁基、鄭頲、祖君彥等數十人。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，得邴元真妻子、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，皆撫慰之，令潛呼其父兄。

初，邴元真為縣吏，坐贓亡命，從翟讓於瓦岡；讓以其嘗為吏，使掌書記。及密開幕府，妙選時英，讓薦元真為長史；密不得已用之，行軍謀畫，未嘗參預。密西拒世充，留元真守洛口倉。元真性貪鄙，宇文溫謂密曰：「不殺元真，必為公患。」密不應。元真知之，陰謀叛密；楊慶聞之，以告密，密固疑焉。至是，密將入洛口城，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。密知而不發，因與眾謀，待世充兵半濟洛水，然後擊之。世充軍至，密候騎不時覺，比將出戰，世充軍悉已濟矣。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；密自度不能支，帥麾下輕騎奔虎牢，元真遂以城降。

初，雄信驍捷，善用馬槊，名冠諸軍，軍中號曰「飛將」。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，勸密除之；密愛其才，不忍也。及密失利，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。

密將如黎陽，或曰：「殺翟讓之際，徐世勣幾死，今失利而就之，安可保乎！」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，密自虎牢歸之，引諸將共議。密欲南阻河，北守太行，東連黎陽，以圖進取。諸將皆曰：「今兵新失利，眾心危懼，若更停留，恐叛亡不日而盡。又人情不願，難以成功。」密曰：「孤所恃者眾也，眾既不願，孤道窮矣。」欲自刎以謝眾。伯當抱密號絕，眾皆悲泣，密復曰：「諸君幸不相棄，當共歸關中；密身雖無功，諸君必保富貴。」府掾柳燮曰：「明公與唐公同族，兼有疇昔之好；雖不陪起兵，然阻東都，斷隋歸路，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，此亦公之功也。」眾鹹曰：「然。」密又謂王伯當曰：「將軍室家重大，豈復與孤俱行哉！」伯當曰：「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，伯當恨不兄弟俱從，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！縱身份原野，亦所甘心！」左右莫不感激，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。於是密之將帥、州縣多降於隋。朱粲亦遣使降隋，皇泰主以粲為楚王。

甲寅，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，不利；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，仁果圍之。城中糧盡，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，感一無所啖，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。城垂陷者數矣，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，仁果乃揚言食盡，引兵南去；乙卯，又遣高址人偽以城降。叔良遣感帥眾赴之，己未，至城下，扣城中人曰：「賊已去，可逾城入。」感命燒其門，城上下水灌之。感知其詐，遣步兵先還，自帥精兵為殿。俄而城上舉三烽，仁果兵自南原大下，戰於百里細川，唐軍大敗，感為仁果所擒。仁果復圍涇州，令感語城中云：「援軍已敗，不如早降。」感許之，至城下，大呼曰：「逆賊饑餒，亡在朝夕，秦王帥數十萬眾，四面俱集，城中勿優，勉之！」仁果怒，執感，於城旁埋之至膝，馳騎射之；至死，聲色逾厲。叔良嬰城固守，僅能自全。感，豐生之孫也。

庚申，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，斬首千餘級。

上遣從子襄武公琛、太常卿鄭元□以女妓遺始畢可汗。壬戌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。

癸亥，白馬道士傅仁均造《戊寅歷》成，奏上，行之。

薛仁果屢攻常達，不能克，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，達厚撫之。乙丑，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，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。達見仁果，詞色不屈，仁果壯而釋之。奴賊帥張貴謂達曰：「汝識我乎？」達曰：「汝逃死奴賊耳！」貴怒，欲殺之，人救之，獲免。

辛未，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。

宇文化及至魏縣，張愷等謀去之；事覺，化及殺之。腹心稍盡，兵勢日蹙，兄弟更無他計，但相聚酣宴，奏女樂。化及醉，尤智及曰：「我初不知，由汝為計，強來立我。今所向無成，士馬日散，負弒君之名，天下所不容。今者滅族，豈不由汝乎！」持其兩子而泣。智及怒曰：「事捷之日，初不賜尤，及其將敗，乃欲歸罪，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！」數相鬥鬩，言無長幼；醒而復飲，以此為恆。其眾多亡，化及自知必敗，歎曰：「人生固當死，豈不一日為帝乎！」於是鴆殺秦王浩，即皇帝位於魏縣，國號許，改元天壽，署置百官。

冬，十月，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戊寅，宴突厥骨咄祿，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。

李密將至，上遣使迎勞，相望於道。密大喜，謂其徒曰：「我擁眾百萬，一朝解甲歸唐，山東連城數百，知我在此，遣使招之，亦當盡至；比於竇融，功亦不細，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！」己卯，至長安，有司供待稍薄，所部兵累日不得食，眾心頗怨。既而以密為光祿卿、上柱國，賜爵邢國公。密既不滿望，朝臣又多輕之，執政者或來求賄，意甚不平；獨上親禮之，常呼為弟，以舅子獨孤氏妻之。

庚辰，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扶大使，山東諸軍並受節度；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副。

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，破之。子臧言於元規曰：「粲新敗，上下危懼，請並力擊之，一舉可滅。若復遷延，其徒稍集，力強食盡，致死於我，為患方深。」元規不從。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，元規不許。既而粲收集餘眾，兵復大振，自稱楚帝於冠軍，改元昌達，進攻鄧州。子臧撫膺謂元規曰：「老夫今坐公死矣！」粲圍南陽，會霖雨城壞，所親勸子臧降。子臧曰：「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！」帥麾下赴敵而死。俄而城陷，元規亦死。

癸未，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，陳於闕下。乙酉，皇泰主大赦。丙戌，以世充為太尉、尚書令，內外諸軍事，仍使之開太尉府，備置官屬，妙選人物。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，深禮之。徐文遠復入東都，見世充，必先拜。或問曰：「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，何也？」文遠曰：「魏公，君子也，能容賢士；王公，小人也，能殺故人，吾何敢不拜！」

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，拜陟州刺史。育德，諤之孫也。其餘將佐劉德威、賈閏甫、高季輔等，或以城邑，或帥眾，相繼來降。

初，北海賊帥綦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，已克其外郭，進攻子城；城中食盡，公順自謂克在旦夕，不為備。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，城中見兵繼之，公順大敗，棄營走，郡城獲全。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，各將之，蘭成亦將一軍。有宋書佐者，離間諸軍曰：「蘭成得眾心，必為諸人不利，不如殺之。」眾不忍殺，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。蘭成恐終及禍，亡奔公順。公順軍中喜噪，欲奉以為主，固辭，乃以為長史，軍事鹹聽焉。居五十餘日，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，往抄北海。距城四十里，留十人，使多芟草，分為百餘積；二十里，又留二十人，各執大旗；五六里，又留三十人，伏險要；蘭成自將十人，夜，距城一里許潛伏；余八十人分置便處，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，仍一時焚積草。明晨，城中遠望無煙塵，皆出樵牧。日向中，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，城上鉦鼓亂髮；伏兵四出，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者而去。蘭成度抄者已遠，徐步而還。城中雖出兵，恐有伏兵，不敢急追；又見前有旌旗、煙火，遂不敢進而還。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眾少，悔不窮追。居月餘，蘭成謀取郡城，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。城中人競出逐之，行未十里，公順將大軍總至。郡兵奔馳還城，公順進兵圍之，蘭成一言招諭，城中人爭出降。蘭成撫存老幼，禮遇郡官，見宋書佐，亦禮之如舊，仍資送出境，內外安堵。

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，帥其眾五萬來爭之；公順眾少，聞之大懼。蘭成為公順畫策曰：「君相今去此尚遠，必不為備，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。」公順從之，自將驍勇五千人，繼熟食，倍道襲之。將至，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，距君相營五十里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，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、燒器，詐為抄者，擇空而行聽察，得其號及主將姓名；至暮，與賊比肩而入，負擔巡營，知其虛實，得其更號。乃於空地燃火營食，至三鼓，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，殺百餘人，賊眾驚擾；公順兵亦至，急攻之，君相僅以身免，俘斬數千，收其資糧甲仗以還。由是公順黨眾大盛。及李密據洛口，公順以眾附之，密敗，亦來降。

隋末群盜起，冠軍司兵李襲譽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，發粟以賑窮乏，出庫物賞戰士，移檄郡縣，同心討賊；世師不能用。乃求募兵山南，世師許之。上克長安，自漢中召還，為太府少卿；乙未，附襲譽籍於宗正。襲譽，襲志之弟也。

丙申，朱粲寇淅州，遣太常卿鄭元□帥步騎一萬擊之。

是月，納言竇抗罷為左武候大將軍。

十一月，乙巳，涼王李軌即皇帝位，改元安樂。戊申，王軌以滑州來降。

薛仁果之為太子也，與諸將多有隙；及即位，眾心猜懼。郝瑗哭舉得疾，遂不起，由是國勢浸弱。秦王世民至高址，仁果使宗羅□將兵拒之；羅□侯數挑戰，世民堅壁不出。諸將鹹請戰，世民曰：「我軍新敗，士氣沮喪，賊恃勝而驕，有輕我心，宜閉壘以待之。彼驕我奮，可一戰而克也。」乃令軍中曰：「敢言戰者斬！」相持六十餘日，仁果糧盡，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。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，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。羅□侯大喜，盡銳攻之，梁實守險不出；營中無水，人馬不飲者數日。羅□侯攻之甚急；世民度賊已疲，謂諸將曰：「可以戰矣！」遲明，使右武候大將軍竇玉陳於淺水原。羅□侯並兵擊之，玉戰，幾不能支，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，羅□侯引兵還戰。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，唐兵表裡奮擊，呼聲動地。羅□侯士卒大潰，斬首數千級。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，竇軌叩馬苦諫曰：「仁果猶據堅城，雖破羅□侯，未可輕進，請且按兵以觀之。」世民曰「吾慮之久矣，破竹之勢，不可失也，舅勿復言！」遂進。仁果陳於城下，世民據涇水臨之，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。仁果懼，引兵入城拒守。日向暮，大軍繼至，遂圍之。夜半，守城者爭自投下。仁果計窮，己酉，出降；得其精兵萬餘人，男女五萬口。

諸將皆賀，因問曰：「大王一戰而勝，遽捨步兵，又無攻具，輕騎直造城下，眾皆以為不克，而卒取之，何也？」世民曰：「羅□侯所將皆隴外之人，將驍卒悍；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，斬獲不多。若緩之，則皆入城，仁果撫而用之，未易克也；急之，則散歸隴外。折址虛弱，仁果破膽，不暇為謀，此吾所以克也。」眾皆悅服。世民所得降卒，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□侯、翟長孫等將之，與之射獵，無所疑間。賊畏威銜恩，皆願效死。世民聞褚亮名，求訪，獲之，禮遇甚厚，引為王府文學。

上遣使謂世民曰：「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，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。」李密諫曰：「薛舉虐殺不辜，此其所以亡也，陛下何怨焉？懷服之民，不可不撫。」乃命戮其謀首，余皆赦之。

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，密自恃智略功名，見上猶有傲色；及見世民，不覺驚服，私謂殷開山曰：「真英主也！不如是，何以定禍亂乎！」

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謨為秦州刺史，謨撫以恩信，盜賊悉歸首，士民安之。

徐世勣據李密舊境，未有所屬。魏徵隨密至長安，乃自請安集山東，上以為秘書丞，乘傳至黎陽，遺徐世勣書，勸之早降。世勣遂決計西向，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：「此眾土地，皆魏公有也；吾若上表獻之，是利主之敗，自為功以邀富貴也，吾實恥之。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，使自獻之。」乃遣孝恪詣長安，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。上聞世勣使者至，無表，止有啟與密，甚怪之。孝恪具言世勣意，上乃歎曰：「徐世勣不背德，不邀功，真純臣也！」賜姓李。以孝恪為宋州刺史，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，所得州縣，委之選補。

癸丑，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板。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，為君素所擒，梟首城外，以示無降意。

癸亥，秦王世民至長安，斬薛仁果於市，上賜常達帛三百段。贈劉感平原郡公，謚忠壯。撲殺仵士政於殿庭。以張貴尤淫暴，腰斬之。上享勞將士，因謂群臣曰：「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，若天下承平，可共保富貴。使王世充得志，公等豈有種乎！如薛仁果君臣，豈可不以為前鑒也！」己巳，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，領陝東道行台左僕射，復殷開山爵位。

李密驕貴日久，又自負歸國之功，朝廷待之不副本望，鬱鬱不樂。嘗遇大朝會，密為光祿卿，當進食，深以為恥；退，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。伯當心亦怏怏，因謂密曰：「天下事在公度內耳。今東海公在黎陽，襄陽公在羅口，河南兵馬，屈指可計，豈得久如此也！」密大喜，乃獻策於上曰：「臣虛蒙榮寵，安坐京師，曾無報效；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，請往收而撫之。憑藉國威，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！」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，亦欲遣密往收之。群臣多諫曰：「李密狡猾好反，今遣之，如投魚於泉，放虎於山，必不返矣！」上曰：「帝王自有天命，非小子所能取。借使叛去，如以蒿箭射蒿中耳！今使二賊交鬥，吾可以坐收其弊。」辛未，遣密詣山東，收其餘眾之未下者。密請與賈閏甫偕行，上許之，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，賜食，傳飲卮酒曰：「吾三人同飲是酒，以明同心；善建功名，以副朕意。丈夫一言許人，千金不易。有人確執不欲弟行，朕推赤心於弟，非他人所能間也。」密、閏甫再拜受命。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。

有大鳥五集於樂壽，群鳥數萬從之，經日乃去。竇建德以為己瑞，改元五鳳。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，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：「此天所以賜大禹也，請改國號曰夏。」建德從之，以正本為納言，德紹為內史侍郎。

初，王須拔掠幽州，中流矢死，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，據深澤，掠冀、定之間，眾至十萬，自稱魏帝。建德偽與連和，刀兒弛備，建德襲擊破之，遂圍深澤；其徒執刀兒降，建德斬之，盡並其眾。

易、定等州皆降，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，稜婿崔履行，暹之孫也，自言有奇術，可使攻者自敗，稜信之。履行命守城者皆坐，毋得妄鬥，曰：「賊雖登城，汝曹勿怖，吾將使賊自縛。」於是為壇，夜，設章醮，然後自衣衰絰，杖竹登北樓慟哭；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。建德攻之急，稜將戰，履行固止之。俄而城陷，履行哭猶未已。建德見稜，曰：「卿忠臣也！」厚禮之，以為內史令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詔以秦王世民為太尉、使持節、陝東道大行台，其蒲州、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。

癸酉，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。

隋將堯君素守河東，上遣呂紹宗、韋義節、獨孤懷恩相繼攻之，俱不下。時外圍嚴急，

君素為木鵝，置表於頸，具論事勢，浮之於河；河陽守者得之，達於東都。皇泰主見而歎息，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。寵玉、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，上悉遣詣城下，為陳利害，君素不從。又賜金券，許以不死。其妻又至城下，謂之曰：「隋室已亡，君何自苦！」君素曰：「天下名義，非婦人所知！」引弓射之，應弦而倒。君素亦自知不濟，然志在守死，每言及國家，未嘗不歔欷。謂將士曰：「吾昔事主上於藩邸，大義不得不死。必若隋祚永終，天命有屬，自當斷頭以付諸君，聽君等持取富貴。今城池甚固，倉儲豐備，大事猶未可知，不可橫生心也！」君素性嚴明，善御眾，下莫敢叛。久之，倉粟盡，人相食；又獲外人，微知江都傾覆。丙子，君素左右薛宗、李楚客殺君素以降，傳首長安。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它所，聞之，赴救，不及，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，悉誅之，復乘城拒守。獨孤懷恩引兵圍之。

丁酉，隋襄平太守鄧暠以柳城、北平二郡來降；以暠為營州總管。

辛巳，太常卿鄭元□擊朱粲於商州，破之。

初，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，藝曰：「我，隋臣也！」斬其使者，為煬帝發喪，臨三日。竇建德、高開道各遣使招之，藝曰：「建德、開道，皆劇賊耳。吾聞唐公已定關中，人望歸之。此真吾主也，吾將從之，敢沮議者，斬！」會張道源慰撫山東，藝遂奉表，與漁陽、上谷等諸郡皆來降。癸未，詔以藝為幽州總管。薛萬均，世雄之子也，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為藝所親待，詔以萬均為上柱國、永安郡公，萬徹為車騎將軍、武安縣公。

竇建德既克冀州，兵威益盛，帥眾十萬寇幽州。藝將逆戰，萬均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出戰必敗。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，彼必渡水擊我。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，俟其半渡擊之，蔑不勝矣。」藝從之。建德果引兵渡水，萬均邀擊，大破之。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，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；藝復邀擊，敗之。凡相拒百餘日，建德不能克，乃還樂壽。

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，以為司馬。藝以幽州歸國，彥博贊成之；詔以彥博為幽州總管府長史，未幾，征為中書侍郎。兄大雅，時為黃門侍郎，與彥博對居近密，時人榮之。

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。曷娑那獻大珠，上曰：「珠誠至寶；然朕寶王赤心，珠無所用。」竟還之。

乙酉，車駕幸周氏陂，過故墅。

初，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舉，及薛仁果敗，企地來降，留長安，企地不樂，帥其眾數千叛，入南山，出漢川，所過殺掠。武候大將軍寵玉擊之，為企地所敗。行至始州，掠女子王氏，與俱醉臥野外；王氏拔其佩刀，斬首送梁州，其眾遂潰。詔賜王氏號崇義夫人。

壬辰，王世充帥眾三萬圍谷州，刺史任瑰拒卻之。

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，將其半出關。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，恐密亡去，罪相及；上封事，言其必叛。上意乃中變，又恐密驚駭，乃降敕書勞來，令密留所部徐行，單騎入朝，更受節度。

密至稠桑，得敕，謂賈閏甫曰：「敕遣我去，無故復召我還，天子向雲，『有人確執不許』，此譖行矣。吾今若還，無復生理，不若破桃林縣，收其兵糧，北走渡河。比信達熊州，吾已遠矣。苟得至黎陽，大事必成。公意如何？」閏甫曰：「主上待明公甚厚；況國家姓名，著在圖讖，天下終當一統。明公既已委質，復生異圖，任瑰、史萬寶據熊、穀二州，此事朝舉，彼兵夕至，雖克桃林，兵豈暇集，一稱叛逆，誰復容人！為明公計，不若且應朝命，以明元無異心，自然浸潤不行；更欲出就山東，徐思其便可也。」密怒曰：「唐使吾與絳、灌同列，何以堪之！且讖文之應，彼我所共。今不殺我，聽使東行，足明王者不死；縱使唐遂定關中，山東終為我有。天與不取，乃欲束手投人！公，吾之心腹，何意如是！若不同心，當斬而後行！」閏甫泣曰：「明公雖雲應讖，近察天人，稍已相違。今海內分崩，人思自擅，強者為雄；明公奔亡甫爾，誰相聽受！且自翟讓受戮之後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，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！彼必慮公見奪，逆相拒抗，一朝失勢，豈有容足之地哉！自非荷恩殊厚者，詎能深言不諱乎！願明公熟思之，但恐大福不再。苟明公有所措身，閏甫亦何辭就戮！」密大怒，揮刃欲擊之；王伯當等固請，乃釋之。閏甫奔熊州。伯當亦止密，以為未可，密不從。伯當乃曰：「義士之志，不以存亡易心。公必不聽，伯當與公同死耳，然終恐無益也。」

密因執使者，斬之。庚子旦，密紿桃林縣官曰：「奉詔暫還京師，家人請寄縣捨。」乃簡驍勇數十人，著婦人衣，戴羃□，藏刀裙下，詐為妻妾，自帥之入縣捨。須臾，變服突出，因據縣城。驅掠徒眾，直趣南山，乘險而東，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，令以兵應接。

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，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：「李密，驍賊也，又輔以王伯當，今決策而叛，殆不可當也。」彥師笑曰：「請以數千之眾邀之，必梟其首。」萬寶曰：「公以何策能爾？」彥師曰：「兵法尚詐，不可為公言之。」即帥眾逾熊耳山南，據要道，令弓弩夾路乘高，刀楯伏於溪谷，令之曰：「俟賊半渡，一時俱發。」或問曰：「聞李密欲向洛州，而公入山，何也？」彥師曰：「密聲言向洛，實欲出人不意，走襄城，就張善相耳。若賊入谷口，我自後追之，山路險隘，無所施力，一夫殿後，必不能制。今吾先得入谷，擒之必矣。」

李密既渡陜，以為餘不足慮，遂擁眾徐行，果逾山南出。彥師擊之，密眾首尾斷絕，不得相救。遂斬密及伯當，俱傳首長安。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，仍領熊州。

李世勣在黎陽，上遣使以密首示之，告以反狀。世勣北面拜伏號慟，表請收葬；詔歸其屍。世勣為之行服，備君臣之禮。大具儀衛，舉軍縞素，葬密於黎陽山南。密素得士心，哭者多歐血。

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，高開道圍之，歲余不能克。遼西太守鄧暠將兵救之，景帥其眾遷於柳城；後將還幽州，於道為盜所殺。開道遂取北平，進陷漁陽郡，有馬數千匹，眾且萬，自稱燕王，改元始興，都漁陽。

懷戎沙門高曇晟因縣令設齋，士民大集，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眾而反，殺縣令及鎮將，自稱大乘皇帝，立尼靜宣為邪輸皇后，改元法輪。遣使招開道，立為齊王。開道帥眾五千人歸之，居數月，襲殺曇晟，悉並其眾。

有犯法不至死者，上特命殺之。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：「三尺法，王者所與天下共也；法一動搖，人無所措手足。陛下甫創鴻業，奈何棄法！臣忝法司，不敢奉詔。」上從之。自是特承恩遇，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；所司擬雍州司戶，上曰：「此官要而不清。」又擬秘書郎。上曰：「此官清而不要。」遂擢授侍御史。素立，義深之曾孫也。

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。禮部尚書李綱諫曰：「古者樂工不與士齒，雖賢如子野、師襄，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。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，安馬駒為開府，有國家者以為殷鑒。今天下新定，建義功臣，行賞未遍，高才碩學，猶滯草萊；而先擢舞胡為五品，使鳴玉曳組，趨翔廊廟，非所以規模後世也。」上不從，曰：「吾業已授之，不可追也。」

陳岳論曰：受命之主，發號施令，為子孫法；一不中理，則為厲階。今高祖曰：「業已授之，不可追」，苟授之而是，則已；授之而非，胡不可追歟！君人之道，不得不以「業已授之」為誡哉！

李軌吏部尚書梁碩，有智略，軌常倚之以為謀主。碩見諸胡浸盛，陰勸軌宜加防察，由是與戶部尚書安修仁有隙。軌子仲琰嘗詣碩，碩不為禮，乃與修仁共譖碩於軌，誣以謀反，軌鴆碩，殺之。有胡巫謂軌曰：「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。」軌信之，發民築台以候玉女，勞費甚廣。河右饑，人相食，軌傾家財以賑之；不足，欲發倉粟，召群臣議之。曹珍等皆曰：「國以民為本，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！」謝統師等皆故隋官，心終不服，密與群胡為黨，排軌故人，乃詬珍曰：「百姓餓者自是羸弱，勇壯之士終不至此。國家倉粟以備不虞，豈可散之以飼羸弱！僕射苟悅人情，不為國計，非忠臣也。」軌以為然，由是士民離怨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